



读散文
最美

王蒙 梁衡 周国平 肖复兴 贺捷生 雷抒雁
袁鹰 陈祖芬 赵丽宏 刘庆邦 叶辛 陈忠实
鲍尔吉·原野 从维熙 刘醒龙 蒋子龙 熊召政
李国文 ... 联袂呈送

只取千灯

一盏灯

人民日报2011年散文精选

人民日报文艺部 主编

百位作家倾情力作
共享散文阅读盛宴

人民日报出版社



只取千灯
一盏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取千灯一盏灯：2011年人民日报散文精选/人民日报文艺部

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5115—0909—3

I. ①只… II. ①人…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5553 号

书 名：只取千灯一盏灯：2011年人民日报散文精选

作 者：人民日报文艺部主编

出 版 人：董 伟

责 任 编 辑：宋 娜 宋辰辰

封 面 设 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 版 发 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 政 编 码：100733

发 行 热 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 购 热 线：(010) 65369530

编 辑 热 线：(010) 65369521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22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0909—3

定 价：49.00 元

目 录 · · 记忆里的光

- 记忆里的光 .3. 蒋子龙
子弹碑下 .6. 毛 眉
震撼心灵的身影 .9. 林 非
无限崇敬 .11. 胡 可
烈士周成荣的故事 .14. 贺捷生
风展红旗如画 .19. 熊召政
回望延安 .22. 王巨才
美丽墓园 .30. 刘月新
凝视田汉 .33. 王 松
迁徙的故乡 .36. 梅 浩
人 民 .41. 高 铨
融入我生命的红色 .44. 孙武臣
身 影 .47. 马卡丹
荆楚红色记忆 .50. 刘友凡

花木般的美丽

- 腊月梅花二月开 .57. 梅岱
听 梅 .59. 大 卫
花木般的美丽 .62. 金翠华
花 事 .65. 聂圣哲
倾听花开的声音 .67. 风信子
清 荷 .69. 严 阵
被遗忘的雏菊 .72. 禾 素
祈 望(外一章) .75. 赵丽宏

本色南瓜 .78. 杨文丰
携一篮野菊回家 .80. 林柏松
栖居在自然里 .82. 闫 语
如水的月光 .84. 王月鹏
生命的文字 .86. 周国平
书的怀想 .88. 章洁思
快乐，让我们一起慢慢变小 .90. 陈祖芬

山高谁为峰

与庄生共舞 .95. 王 蒙
不该遗忘的遗产 .98. 车延高
山高谁为峰 .101. 黄 刚
海纳百川的人格魅力 .107. 伍立杨
中山先生和中山公园 .110. 祝 勇
从凉塘出发 .114. 徐怀谦
霸蛮和不争 .117. 王开林
想起了茅盾先生 .120. 周 明
文学的恩泽 .123. 从维熙
缅怀克家老 .125. 桑 原
季羡林：被遗忘或被删节的 .127. 杨匡满
他步入了自己建造的天堂 .131. 叶廷芳
百岁良师力群老 .134. 董其中
他在疾风里扬着头 .137. 广 军
匍匐于华夏大地 .141. 张风奇
亲历了七次作代会 .144. 袁 鹰
旅途故事 .147. 鲍尔吉·原野
别把我当陌生人 .155. 尉克冰

大姐的婚事 .158. 刘庆邦

父亲的抗战 .161. 袁 睦

风情画语录

风雨南华寺 .167. 陈世旭

钢构的故乡 .170. 刘醒龙

承启楼 .173. 马 力

从鄱阳到鄱阳湖 .176. 范晓波

坊巷文脉 .180. 林 山

放鹤徐州 .183. 王剑冰

风情画语录 .186. 于文胜

高原鹤川人家 .189. 四 平

关中麦黄 .192. 刘 云

归来兮，黄埔 .195. 许 锋

红蓼花开醉清秋 .198. 于增会

黄河三题 .200. 哲 夫

昆明的雨 .204. 张 长

净月潭 .208. 梁 君

崂山的前生今世 .210. 肖复兴

卢塞恩的色彩 .214. 王必胜

滨州皮影唱古今 .218. 刘向东

美丽与芬芳 .222. 徐 刚

怕碰了故乡那根琴弦 .226. 彭国梁

倾听庐山 .228. 柳 萌

三苏园情思 .231. 李炳银

桑葚的村庄 .234. 雷抒雁

山寨岁月 .237. 纳张元

天山雾 .240. 孤 岛

- 盛唐的驿站 .243. 杨晓民
我的草原 .248. 熊红久
武当山，人与神的杰作 .251. 梁衡
武隆“避” .254. 韩小蕙
兀立之姿 .258. 朱以撒
原上原下樱桃红 .262. 陈忠实
云和梯田 .266. 叶辛
只取千灯一盏灯 .269. 乔忠延

快乐在道德里

- 家有马恩 .275. 周涛
“外行”与“内行” .278. 高深
抱着纸盒走人 .280. 叶延滨
外来的和尚，高价的经 .283. 何申
端午节与雄黄酒 .285. 李国文
粉墨无央 .287. 汤世杰
快餐还是泡馍 .290. 张力颖
论“回头” .294. 卢新华
美之两极 .299. 朱谷忠
启事谈往可鉴今 .302. 陈先义
话说“历史错觉” .305. 朱增泉
随笔二则 .308. 方成
为一头“猪”发表宣言 .311. 徐亚平
“文摊秘诀”升级版 .315. 阎纲
辛亥百年感言 .317. 朱铁志
治学“三境界” .320. 王向东
快乐在道德里 .322. 郭文斌

记忆里的光
花木般的美丽
山高谁为峰
风情画语录

——“诗与远方”摄影书画作品集

记忆里的光·

· 蒋子龙

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我长到八岁才第一次见到火车。那是一种触目惊心、铭记终生的感受。1949年初冬，我由跟着父亲认字，正式走进学校，在班上算年龄小的，大同学有十三四岁的。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同学，炫耀他见过火车的经历，说火车是世界上最神奇、最巨大的怪物，特别是在夜晚，头顶放射着万丈光芒，喘气像打雷，如天神下界，轰轰隆隆，地动山摇，令人胆战心惊。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都萌生了夜晚去看火车的念头。

一天晚上，真要付诸行动了，却只集合起我和三个大点的同学。离我们村最近的火车站叫姚官屯，十来里地现在看来简直不算路，在当时对我这个从未去过“大地方”的孩子来说，却像天边儿一样远。最恐怖的是要穿过村西一大片浓密的森林，那就是我童年的原始森林，里面长满奇形怪状的参天大树。森林中间还有一片凶恶的坟场，曾经听大人们讲过的所有鬼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那里面，即便大白天我一个人也不敢从里面穿过。进了林子以后我们都不敢出声了，我怕被落下不得不一路小跑，我跑他们也跑，越跑就越瘆得慌，只觉得每根头发梢都竖了起来。当时天气已经很凉了，跑出林子后却浑身都湿透了。

好不容易奔到铁道边上，强烈的兴奋和好奇立刻赶跑了心里的恐惧，我们迫不及待地将耳朵贴在道轨上。大同学说有火车过来会先从道轨上听到。我屏住气听了好半天，却什么动静也听不到，甚至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四野漆黑而安静。一只耳朵被铁轨冰得太疼了，就换另一只耳朵贴上去，生怕错过火车开过来的讯息。铁轨上终于有了动静，嘎登嘎登……由轻到重，由弱到强，响声越来越大，直到半个脸都感觉到了它的震动，领头的同学一声吆喝，我们都跑到路基下面去等着。

渐渐看到从远处投射过来一股强大的光束，穿透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向我们扫过来。光束越来越刺眼，轰隆声也越来越震耳，从黑暗中冲出一个通亮的庞然大物，喷吐着白气，呼啸着逼过来。我赶紧捂紧耳朵睁大双眼，猛然间看到在火车头的上端，就像脑门的部位，挂着一个光芒闪烁的图标：一把镰刀和一个大锤头。

领头的同学却大声说是镰刀斧头。

我觉得那明明是镰刀锤头，斧头是带刃的。且不管它是锤是斧，那把镰刀让我感到亲近，特别的高兴。农村的孩子从会走路就得学着使用镰刀，一把磨得飞快、使着顺手的好镰，那可是宝贝。火车头上居然还顶着镰刀锤头的图标，让我感到很特别，仿佛这火车跟家乡、跟我有了点关联，或者预示着还会有别的我不懂的事情将要发生……那时候的火车不像现在这么多，要等好一阵才会再过一列。我们又将耳朵贴在铁轨上，盼着多感受火车的声势和光芒、再仔细看看火车头上的镰刀锤头。

十年后，我国向世界发布，沿海 12 海里范围内为中国领海。转过年，经过比检查身体更为严格的文化考试，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伍，进入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接受的第一批任务就是绘制中国领海图，并由此结识了负责海洋测量的贾队长。刚当兵的时候，在接受新军装的同时我还领到一个印有海军军徽的蓝色挎包，很漂亮，平时几乎用不着，实际也舍不得用。而贾队长却有个破旧的土灰色挎包，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唯一醒目的是用红线绣着镰刀锤头的图案。

我猜测这个挎包一定有故事，有不同寻常的来历。既然已经站在了军旗下，我自然也希望有一天能站在镰刀锤头下，对这个图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和敬意。于是就想用自己的新挎包跟他换。不料贾队长断然拒绝，他说别的东西都可以给

我，唯独这个挎包，对他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目前还有很重要的用途，绝不能送人。有一次他在测量一个荒岛时遇上了大风暴，在没有淡水没有干粮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十三天，另外的两个测绘兵却都牺牲了。他用绳子把自己连同图纸资料和测量仪器牢牢地捆在礁石上，接雨水喝，抓住一切被海浪打到身边的活物充饥……后来一位老首长把这个挎包奖给了他。

贾队长知道我老家是沧州，答应在我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可以将这个挎包借给我，但回队的时候必须带来一挎包沧州的土和当地的菜籽、瓜子或粮食种子。原来他每次出海测量都要带一挎包土和各样的种子，有些岛礁最缺的就是泥土。黄海最外边有个黑熊礁，礁上只驻扎着三个战士，一个雷达兵，一个气象兵，一个潮汐兵，他们就是用贾队长带去的土和种子养活了一棵西瓜苗，像心肝宝贝般地呵护到秋后，果真还结了个小西瓜，三个人却说什么也舍不得吃……没有到过荒岛、没有日夜远离祖国的人，是无法想象他们的感受的。用祖国的土和种子，亲手培育出一颗绿色生命，那份欣喜、那份珍贵，无与伦比，怎舍得吃掉？我根据这个故事写了篇散文发在当年的《人民海军报》上，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被印成铅字。

又过了几年，我复员回到工厂。“文革”开始后由厂长秘书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分配我干锻工。锻工就是打铁，过去叫“铁匠”。虽然大锤换成了水压机和蒸汽锤，但往产品上打钢号、印序号，还都要靠人来抡大锤。凡锻工没有不会抡大锤的，我是下来被监督劳动的，这种体力活自然干得最多。不想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打铁，越干越有味道，一干就是十年。在锻钢打铁的同时，也锻造了自己，改变了人生，甚至成全了我的文学创作。我成了民间所说的“全科人”：少年时代拿镰刀，青年当兵，中年以后握大锤。对镰刀锤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

当年我为部队文艺宣传队编节目，写过两句话当时颇为得意，至今不忘：“生做镰刀锤头铁，死做旗上一点红。”现在想起这一切，心里还有股温暖。

子弹碑下

·毛 眉

在瑞金逛街时，惊奇地看到很多人家的门牌上都有“烈属”的字样，这个细节让我蓦然间感觉出：的确，瑞金是一个庞大的历史现场。

这些烈属，有的是当红军牺牲的，有的是被反扑的国民党杀害的。所以，当时身在瑞金的毛泽东，早就有修一个烈士塔的想法，这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是一个公墓。

周恩来让钱壮飞来设计这个烈士塔，要体现出三层意思：一、党指挥枪，二、战无不胜，三、留给后人的纪念。

今天，当我们来到红军广场时，在绿草地上，沿着用石头铺出的一行大字：“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就走向了烈士塔。

整个纪念碑呈子弹状，呈现一幅待发的姿态。“弹”高13米，直指蓝天，主题鲜明地体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象征着苏维埃共和国是靠工农武装在炮火中打出来的。它于1933年8月1日破土动工。工程一开始，瑞金就掀起了募捐的热潮。在捐款故事中，叶坪村的谢益辉老人让人难忘。当时，他唯一的儿子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家中只有他和老伴，听说要给红军烈士修一

个塔，他将攒下来买棺材的三块大洋捐了出来。工程筹备处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大爷说：“我连儿子都献给了苏维埃！”

没人数得清，子弹形的塔身上镶嵌了多少小石子，就像没有人能数得清，到底多少人为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河床上的石子，本身并不奇特，他们成了那个时代最朴实的记录员。最终，历史把那些石子都变成了星星。

在这些石子中，有一个拥军支前模范杨姑发的故事：1984年，这位年近90岁的老人面对采访，从床头一个旧式小箱里取出一个小包裹。包裹里装的是叠放整齐的5件衣服。老人说，这些，是她牺牲了的5个儿子穿过的衣服；有位杨显荣老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候，将8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了红军，全部战死沙场，这就是著名的“八子参军”的故事。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反扑至此，陈诚在这个塔下，徘徊良久：为什么，国民党抓丁都抓不到，共产党却被百姓们泪汪汪地送了情郎送儿子？

他从各个角度给这个塔拍了照片，然后，炸掉了它，只剩塔基。

烈士纪念塔被炸毁后，一位大娘冒着生命危险，绕过看守，把从纪念塔废墟中拆下一个完整的“烈”字，抬回家，藏了起来，一直藏到全国解放。

1955年，遗址按原貌修复时，大娘把这个“烈”字献了出来，整个烈士塔，就按照它的尺幅制定。

而这个塔在修复时，意外地找到了陈诚当年拍摄的照片，其他部分就按照照片加以复原。——历史，在演完了正剧、悲剧后，还上演了一出讽刺剧。

斯诺在他的文集中说：今后20年里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将会是举世轰动的大消息。领头人物的首级被割下了，但是他们的躯干还会长出新的脑袋来。

刘伯坚像是对自己的行为做注解，为将要有的那次带镣长街行写下《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那一年，他留下一封绝命书，扬着脸走进了历史，再也没有出来。

在兴国将军馆，陈列着的54位兴国籍将军的黑白图片，面对那么多的黑白

照片，我沉思。所有那些战死而不屈的灵魂，静坐着，向时间示威。死亡，使他们成为“在场的缺席者”。任凭光荣，任凭我们伸出双手，也无法接你们回家，你们的名字，构筑了历史，那些黑白的照片，是血，冲洗出来的。

在理解他们之前我就已经读过无数《英雄传》，但，唯独在我真正理解了时，他们，才得以复活。此一趟红色行，让我珍视每座坟墓和字的正义。

为了告慰数以万计的烈士，挺直的京九铁路在赣南绕了个弯进了兴国。

子弹碑的塔身是朱红色的，浸染着鲜血。那些轻扬着黑发的青春的头颅，在罪恶的子弹面前昂扬着。他们的生命，在我的阅读中，一点点地，成为青铜的文字，青铜铸就的玫瑰，与荆棘。

我觉得，在这红色的土地上，一切都有灵性，只要一被樟树枝划破了，被杜鹃花刺破了，就会止不住血，然后，所有的血都会自动地去与那些烈士的血寻求汇合，其势，不可阻挡。这，就叫“血缘”？

红军广场上，站满了樟树，樟树下，绿草如茵，如茵的草地上，阵阵清风吹过，我像一个墓地诗人，听见一支长管，在墓碑上日夜吹颂。

作为一个今天的阐述者，我所能获得的最好的馈赠，是通过对他们的探寻和阐释，形成自身的哲学人格，使漫漫历史长河中沉淀下去的那些石头获得新生。

在“身在瑞金，家有红军”的历史现场，那些过去了的黑白影像人们的美德，似一束遥远的光线，在他们的探照下，我平凡的生活得到了增色。我以眺望的姿态，看到了曾经的那些事物，以它们的顺序排列着，以它们的节奏行列着。我终于把那些线，那些点，用自己的深情，串联起来。

上游的孩子注定要漂流，而下游的孩子则注定要回溯。每每清明，学生们前来祭奠。因为，记住他们，是我们对于历史的持守。每一天，每一分钟，都会有人诞生，每一天，每一分钟，都会有人死亡。唯有怀念，是我们与他们之间不断的纽带。

终于，那些飞着的子弹，落地成碑，整个世界在祭奠的氛围里安静下来，享受和平。

震撼心灵的身影

· 林 非

永远记得那个流淌着鲜血的身影，像坚挺的岩石一般，刚强地站立在我的眼前。六十多年以来，还常常在我的心里闪烁和升腾着。

是初冬季节的一天傍晚，我背着书包，走出中学的校门，逐渐靠近驻扎着日本宪兵队的那座围墙时，听到了高墙里面一阵阵狼狗的吠叫声，自己的心里恐惧得有点儿颤抖起来，于是回想起国文老师对好多同学倾诉的话语，教诲我们一定要保持民族的气节，默默地抵制野蛮和暴虐的侵略者。

我渐渐抬起了头颅，抿住了嘴唇，加快了脚步，沿着那条浑浊的河流，急匆匆地往前边走去，隐隐地瞧见紧贴在桥梁的中间，好像有个纹丝不动地直立着的人影。

我紧张地走着，惊讶地瞧着，在拐向宽阔的木桥时，终于很清晰地瞅见了他，灰色的布衫和长裤上面，沾满了鲜红的血迹，还点点滴滴地掉向身边的尘土中间。他整个受伤的身躯，从脖颈直到双腿，都被粗长的麻绳死命地捆绑在栏杆前边。他昂着英气勃勃的脸庞，睁着明亮的眼睛，在吹落了一片片树叶的寒风底下，在河边几个扛着长枪的日本宪兵面前，镇静地张望着汨汨流淌的河水，张望

着天空中朵朵飘荡的白云。

我默默地思忖着，他为什么会鲜血淋漓地被捆绑在这儿？总是跟狠毒的鬼子兵发生了什么冲突，竟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将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我瞅着他那种决不屈服和无所畏惧的神情，让自己不住震撼的心灵中间，感到深深的钦佩。从前只是在课本里边，读到过像岳飞和文天祥这样伟大的民族英雄，今天才亲眼目睹了也是如此大义凛然的人物，矗立在自己的身旁。

我又很尊敬地瞧了他一眼，才缓缓地走下桥去，穿过两条狭长的小巷，觉得一座座黛瓦白墙的房屋，好像也变得高耸了起来。回到了家里，立即将刚才瞅见的情景，悄悄地向母亲诉说。

她轻轻地给我卸下肩头的书包，抚摩着我挥舞的胳膊，说是左右街坊的邻居们，都已经知道这样的消息，有人在昨天傍晚，就瞧见了这个被捆绑在桥上的好汉，听说他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排长，在县城北边一场突然爆发的战斗中间，被日本军队的枪弹击中了，当他身受重伤之后，依旧开枪扫射着凶残的敌人，掩护几个射尽了枪弹的战士，转移到稠密与幽深的树林里去。

听着母亲简略的叙述，我才知晓这个多么坚韧的英雄，已经在那里挺立了整整一个昼夜。因为今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我绕了东边的一条远路，去亲戚家里借一本自己没有买到的字典，好在课堂里面仔细地查阅，所以未曾经过这一座木桥，否则就会在霞光的照耀底下，见到这震撼心灵的身影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思忖着，他为了反抗和歼击霸占我们国土的外国强盗，多么英勇和无畏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不断流血的损伤，再加上饥饿与疲倦的折磨，却并没有使他垂下坚毅的头颅，还始终在凛冽的寒风底下，闪烁着不屈的眼光，表达出自己战斗到底的决心，这真是一种无比崇高的意志和力量。

为了抵抗侵略和霸占我们疆土的日本军队，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他时刻都坚持和洋溢着战斗的激情，直到抵达自己生命的尽头。这种多么高尚的精神，从那一天的傍晚开始，就悄悄地蕴藏在我的心里，不住地盘旋与飞翔。于是从十四岁的少年时代开始，我就永远记住了这个共产党游击队员的身影，永远记住了共产党这多么神圣的名称。